

关于闻一多的几首逸诗

陆 耀 东

闻一多(1899—1946)，湖北浠水人，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，杰出的学者。特别可贵的是，他在晚年，热情地无畏地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，在白色恐怖下，“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，宁可倒下去，不愿屈服”，最后，英勇牺牲，“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”。

闻先生的著作，生前已出版了不少。他牺牲后，刊行了《闻一多全集》。但当时因种种条件限制，因此，《全集》并不“全”。我们偶翻一些旧杂志，就发现了《全集》未收入的五首诗，即《渔阳曲》(载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的《小说月报》十六卷3号)、《醒呀！》(载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出版的《现代评论》二卷二十九期)、《七子之歌》(载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出版的《现代评论》二卷三十期)、《爱国心》(一作《爱国的心》，载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一日出版的《现代评论》二卷三十一期)、《我是中国人》(载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的《现代评论》二卷三十三期)。

这五首诗，在《全集》的《年谱》中提到了《七子之歌》和《我是中国人》这两首，未介绍其内容。

这五首诗，对了解闻先生一九二五年前后的思想，研究他的思想发展和创作，都有一定的意义。

闻一多走上革命的道路，在党的领导下奋战在前列，曾经经历了长期探索的过程。一九二五年后闻先生的思想比较复杂，存在着矛盾，一方面，他的封建家庭，他在清华和在美国所受的十几年资产阶级教育，给了他较深的消极影响；另一方面，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买办资产阶级对中国人民的极端残酷的剥削、压迫，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，激励着、滋养着他那颗爱国主义的心。尽管他这时与国家主义派《大江》、与买办资产阶级的《现代评论》派发生了较密切的联系，但他与这些反动派迥然不同：《大江》派、《现代评论》派是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奴才，而闻一多始终是至诚的爱国主义者，不忘怀于人民的苦难和斗争。这一特点，鲜明地体现在二十年代他先后出版的《红烛》、《死水》两个诗集中，也鲜明地体现在一九二五年的这几首逸诗中。

《渔阳曲》是一首长达两百行的叙事诗。在发表之前，《小说月报》的编者就在十六卷二号《最后一页》里预告说，下一期“值得预告”的稿件之一，“渔阳曲，闻一多君著，是一首不易见到的长诗”。

这首诗的取材，大概与明朝徐渭编的戏曲《渔阳弄》(一名《狂鼓史》，又名《骂曹》)有

关，但它没有写弥衡，也没写曹操，而是写一个“与众不同”的鼓手(击鼓作乐的人)对反动统治者的蔑视和嘲弄。全诗共十三节，每节字句数目相等，旋律基本一样。一、二、三节写“高堂上虎踞着主人”，“宴饮的宾客坐满了两厢”，一个鼓手的鼓声“与众不同”，但“主人”没听懂，仍很得意。四、五、六节写这个鼓手步上阶梯，决心“偏要撩一撩”“主人”——“磨牙的老虎”般的家伙。但当鼓手大步跨向主人底席旁时，“班吏”拦住了，并斥他不穿号衣、瞎闯。第七、八、九节，写鼓手故意地当众脱衣衫，“赤身露体”，然后换上号挂，戴上银盔，愤怒击鼓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节，写鼓手在主人席前擂鼓，“鼓声愈渐激昂，越加慷慨”，鼓声使主人胆寒、发耸、羞恼、发呆。这样，鼓手巧妙地“惩斥了国贼，庭辱了枭雄”。

这首诗，可以说表达了被压迫的声音。愤激之情，溢于言表。联系诗人二十年代的其他一些诗篇，如描写人烟断绝、惨不忍睹的《荒村》，反映人力车工人悲剧的《飞毛腿》，谴责北洋军阀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《天安门》，以及《静夜》中的“最好是让这口里塞满了沙泥，如其只会唱着个人的休戚”等诗句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当时诗人的思想，和人民有相通的一面。

《醒呀！》、《七子之歌》、《爱国的心》、《我是中国人》，都是爱国主义的诗篇。

《醒呀！》是有感于帝国主义在一九二五年五月惨杀我上海、武汉爱国人民而作。诗人在附记中说，希望这诗“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”。这首诗通过“众”、“汉”、“满”、“蒙”、“回”、“藏”的呼声，以“攻破睡乡的城”，“用泪珠来浇醒”沉睡中的祖国，对虎豹豺狼似的帝国主义糟踏神州，感到无比悲愤。

《七子之歌》及前言，谴责了沙皇俄国、英、日、葡、法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罪行。诗篇把当时被帝国主义强占的我国台湾省等七地，比作是祖国的“七子”，借“七子”之口，抒发了对母亲——祖国的怀念。这些诗，在今天读来，仍强烈地激动人心，特别是《台湾》这一节，表达了台湾省人民对祖国的血肉情谊，使我们仿佛听到了台湾省人民“眷怀祖国”的呼唤。

《爱国的心》是一首优美的抒情小诗。在这里，心，就是祖国的象征和缩影，表明诗人的心田，装的是整个祖国。

《我是中国人》，歌颂祖国的悠久历史，赞美神州的山川、人民，预期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，充满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。

自然，在闻先生的这些诗篇中，也反映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，如《我是中国人》所歌颂的中国历史上的某些人和事，以及所展示的理想，不免有偏颇之处。但就整个诗而言，仍瑕不掩瑜。

闻先生逝世已经三十一年，早在闻先生殉难不久，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示写闻一多颂。但是，在万恶的“四人帮”横行时，连闻一多这样的革命烈士、民族英雄也不准提及。去年七月十五日，是闻先生殉难四十周年，既没有举行纪念活动，也没有纪念文章。现在，华主席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，也使我们有可能开展对闻一多的思想和著作的研究了。我们希望：能早日读到“闻一多颂”。